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五　守

尊者世親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分別業品第四之三

此別解脫靜慮無漏三種律儀從彼
得一亦餘二不尒云何頌曰

從一切二現　得欲界律儀　從根本恒時
得靜慮無漏

論曰欲界律儀謂別解脫此從一切
根本業道及從加行後起而得從二
得者謂從二類即情非情性罪遮罪
從現得者謂從現世蘊處界得非從
去來由此律儀有情處轉去來非是
有情處故若得靜慮無漏律儀應知
但從根本業道尚不從彼加行後起
得此律儀況從遮罪從恒時者謂從
過去現在未來蘊處界得由此差別
應作四句有蘊處界從彼唯得別解
律儀非餘二等第一句者謂從現世
加行後起及諸遮罪第二句者謂從
去來根本業道第三句者謂從現世
根本業道第四句者謂從去來加行

後起非於正得善律儀時可有現世
惡業道等是故應言從現處得理應
但說防護未來定不應言防護過現
諸有獲得律不律儀從一切有情支
因有異不此定有異相云何頌曰
律從諸有情　支因說不定　不律從一切
有情支非因
論曰律儀定從一切有情得無少分
得支因說不定支不定者有從一切
得謂苾芻律儀有從四支得謂所餘
律儀唯根本業道名律儀支故因不
定者謂或有義從一切因或約餘義
唯許從一從一切者謂從無貪瞋癡
必俱起故唯從一者謂從下中上心
不俱起故此中且就後三因說或有
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
非一切支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
或上受近事勤策戒或有一類住律
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切支
非一切因謂以下心或中或上受苾
芻戒或有一類住律儀者於一切有
情得律儀由一切支及一切因謂以
三心受近事勤策苾芻戒或有一類

住律儀者於一切有情得律儀由一
切因非一切支謂以三心受近事近
住勤策戒無有不遍於諸有情得律
儀者以於一切諸有情所住善意樂
方得律儀異則不然以悪意樂不全
息故若人不作五種定限方可受得
別解律儀謂有情支處時緣定有情
定者念我唯於某類有情當離殺等
言支定者念我唯於某律儀支當持
不犯言處定者念我唯住某類方域
當離殺等言時定者念我唯於一月
等時能離殺等言緣定者念我唯除
鬪戰等緣能離殺等如是受者不得
律儀但得律儀相似妙行於非所能
境如何得律儀由普於有情發起增
上不損命意樂故得律儀毗婆沙師
有作是說若謂一向於所能境方可
受得別解律儀則此律儀應有增減
以所能境與非所能二類有情有轉
易故如是便有別解律儀離得捨緣
有得捨過彼說不然如生草等先無
後起或起已枯於彼律儀無增無減
能不能境所得律儀境轉易時例亦

應爾彼言不爾所以者何以諸有情
前後性等差等前後性不同故若爾
有情般涅槃已如前性類今時既無
於彼律儀如何無減故如是釋於理
不然前所說因於理為善若爾前佛
及所度生已涅槃者後佛於彼既不
發得別解律儀如何尸羅無減前過
以一切佛別解律儀皆從一切有情
處得設彼有情今猶在者後佛從彼
亦得律儀故後尸羅無減前過已說
從彼得諸律儀得不律儀定從一切
有情業道無少分境及不具支不律
儀者此定無有由一切因一品等心
無俱起故若有一類由下品心得不
律儀後於異時由上品心斷眾生命
彼但成就下不律儀亦成殺生上品
表等中品上品例此應知此中何名
不律儀者謂諸屠羊屠雞屠豬捕鳥
捕魚獵獸劫盜魁膾典獄縛龍煮狗
及罝弶等等言類顯王典刑罰及餘
聽察斷罪等人但恒有害心名不律
儀者由彼一類住不律儀或有不律
儀名不律儀者言屠羊者謂為活命

要期盡壽恒欲害羊餘隨所應當知
亦尒遍於有情界得諸律儀其理可
尒由普欲利樂勝阿世耶而受得故
非屠羊等不律儀人於已至親有損
害意乃至為救自身命緣亦不欲殺
如何可說普於一切得不律儀由彼
至親若為羊等於彼亦可有損害意
既知至親現非羊等如何於彼可有
害心又聖必無作羊等理如何於彼
得不律儀若觀未來羊等自體於現
相續得不律儀是則羊等於未來世
亦有至親及聖自體於彼決定無損
害心是則應觀未來自體不於現在
得不律儀於羊等現身既有害意如
何不於彼得不律儀於母等現身既
無害意如何亦於彼得不律儀於等
事中應求異理又屠羊等不律儀人
於一生中不與不取於已妻妾住知
足心瘂不能言無語四過如何彼亦
得具支不律儀彼遍損善阿世耶故
雖瘂不言而身表語所欲說義故得
具支若尒彼人或時先受二三學處
後但受殺於餘不損善阿世耶如何

具發七支惡亦毗婆沙者作如是言
必無缺支及餘一分可得名住不律
儀人經部諸師作如是說隨所期限
支具不具及全分一分皆得不律儀
律儀亦然唯除八戒由隨彼量善惡
尸羅性相相違更相遮故已說從彼
得不律儀得不律儀及餘無表如何
方便未說當說頌曰

諸得不律儀　由作及誓受
得所餘無表　由田受重行

論曰諸不律儀由二因得一者生在
不律儀家由初現行殺等加行二者
雖復生在餘家由初要期受彼事業
謂我當作如是事業以求財物養活
自身當於爾時便發惡戒得餘無表
由三種因一者由田謂於如是諸福
田所施園林等彼善無表初施便生
如說有依諸福業事二者由受謂自
誓言若未禮佛不先食等或作齋限
於齋日月半月及年常施食等三由
重行謂起如是殷重作意行善行惡
由此三因起餘無表如是已說得律
儀等捨律儀等未說當說且云何捨

別解律儀頌曰

捨別解調伏　由故捨命終　及二形俱生
斷善根夜盡　有說由犯重　餘說由法滅
迦濕弥羅說　犯二如負財

論曰言調伏者意顯律儀由此能令根調伏故唯除近住所餘七種別解律儀由四緣捨一由意樂對有解人發有表業捨學處故二由棄捨衆同分故三由二形俱時生故四由所因善根斷故捨近住戒由前四緣及由夜盡是故總說別解律儀由五緣捨何緣捨戒由此五緣與受相違表業生故所依捨故所依變故所因斷故過期限故有餘部說於四極重感墮罪中若隨犯一亦捨勤策苾芻律儀有餘部言由正法滅亦能令捨別解律儀以法滅時一切學處結界羯磨皆止息故迦濕弥羅國毗婆沙師言犯根本罪時不捨出家戒所以然者非犯一邊一切律儀應遍捨故非犯餘罪有斷尸羅然有二名謂持犯戒如有財者負他債時名為富人及負債者若於所犯發露悔除名具尸羅

不名犯戒如還債已但名富人若不
何緣薄伽梵說犯四重者不名苾芻
不名沙門非釋迦子破苾芻體害沙
門性壞滅墮落立他勝名依勝義苾
芻密意作是說此言兇勃兇勃者何
謂於世尊了義所說以別義釋令成
不了與多煩惱者為犯重罪緣寧知
此言是了義說由律自釋有四苾芻
一名想苾芻二自稱苾芻三乞句苾
芻四破惑苾芻此義中言非苾芻者
謂非白四羯磨受具足戒苾芻非此
苾芻先是勝義後由犯重成非苾芻
故知此言是了義說然彼所說非犯
一邊一切律儀應遍捨者彼言便是
撥諸大師大師此中立如是喻如多
羅樹若被斷頭必不復能生長廣大
諸苾芻等犯重亦然大師此中喻顯
何義意顯於戒隨犯一邊根本重罪
令餘所受必不復能生長廣大謂彼
毀犯諸重罪時違越苾芻根本行故
與極猛利無慚無愧共相應故行根
既斷理應遍捨一切律儀又犯重人
世尊不許食僧祇食下至一摶食

訶羅一足跟地擯出一切苾芻事業
大師依彼說如是言應速拔除稻㽹
稗莠應速簡棄腐朽棟梁應速鑱颺
穢中糠粃如是應速驅擯衆中實非
苾芻稱苾芻者彼苾芻體其相如何
隨相是何體必應有以世尊說准他
當知有四沙門更無第五所言四者
一勝道沙門二示道沙門三命道沙
門四汙道沙門雖有此說而彼唯有
餘沙門相故名沙門如彼燒杌假鸚
鵡紫涸池敗種火輪死人若犯重人
非苾芻者則應無有授學苾芻不說
犯重人皆成他勝罪但成他勝罪定
說非苾芻謂或有人相續殊勝雖犯
極重戒而非他勝罪由彼無有一念
覆心法主世尊制立如是若犯他勝
便非苾芻何不重令出家受戒由彼
相續已為極重無慚愧壞無力能發
出家律儀如焦種故非觀彼有苾芻
律儀故不重令出家受戒所以然者
設彼後時謂是苾芻更捨所學亦不
許彼重出家故於此無義苦救何為
若如是人猶有苾芻性應自歸礼如

是類苾蒭正法滅時雖無一切結界
羯磨及毗奈耶未得律儀無新得理
而先得者無有捨義靜慮無漏二律
儀等云何當捨頌曰
捨定生善法 由易地退等 捨聖由得果
練根及退失
論曰諸靜慮地所繫善法由二緣捨
一由易地謂從下地生上地時或上
地沒來生下地二由得退謂從已獲
勝定功德還退失時等言為顯捨衆
同分亦捨少分殊勝善根如色界中
所有善法由易地退捨無色界亦然
唯無律儀與色界異無漏善法由三
緣捨一由得果謂得果時捨前向道
及果道故二由練根謂練根位由得
利道捨鈍道故三由退失謂得退時
退失果道勝果道故如是已說捨諸
律儀不律儀云何捨頌曰
捨惡戒由死 得戒二形生
論曰諸不律儀由三緣捨一者由死
捨所依故二由得戒謂若受得別解
律儀或由獲得靜慮律儀惡戒便捨
由因緣力得律儀時諸不律儀一切

皆斷以善惡戒其性相違善戒若中勢力強故三由相續二形俱生以若令時所依變故住惡戒者雖或有時是不作惡捨刀網等若不受得諸善律儀諸不律儀無容棄捨辟如雖避發病因緣不服良藥病終難愈不律儀者受近住戒至夜盡位捨律儀時為得不律儀為名處中者有餘師說得不律儀惡阿世耶非永捨故如停熾鐵赤滅青生有餘師言若不更作無緣令彼得不律儀以不律儀依表得故處中無表捨復云何頌曰

處中由受勢作事壽根斷

論曰處中無表捨由六緣一由受心斷壞故捨謂捨所受作是念言我從今時棄先所受二由勢力斷壞故捨謂由淨信煩惱勢力所引無表彼二限勢若斷壞時無表便捨如所放箭及陶家輪弦等勢力盡時便止三由作業斷壞故捨謂如所受後更不作四由事物斷壞故捨事物者何謂所捨施寺舍敷具制多園林及所施為罝網等事五由壽命斷壞故捨謂所

依止有轉易故六由善根斷壞故捨
謂起加行斷善根時便捨善根所引
無表欲非色善及餘一切非色染法
捨復云何頌曰
捨欲非色善　由根斷上生　由對治道生
捨諸非色染
論曰欲界一切非色善法捨由二緣
一斷善根二生上界三界一切非色
染法捨由一緣謂彼但由對治道起
若此品類能斷道生當捨此中所有
煩惱及彼助伴非餘方便善惡律儀
何有情有頌曰
惡戒人除北　二黃門二形　律儀亦在天
唯人具三種　生欲天色界　有靜慮律儀
無漏并無色　除中定無想
論曰唯於人趣有不律儀然除北洲
唯三方有於三洲內復除扇搋及半
擇迦具二形者律儀亦尒謂於人中
除前所除并天亦有故於二趣容有
律儀復以何緣知扇搋等所有相續
非律儀依由經律中有誠證故謂契
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白衣男子
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淨心發誠

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願尊憶持
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索迦毗奈
耶中亦作是說汝應除棄此色類人
故知律儀非彼類有復由何理彼無
律儀由二所依所起煩惱於一相續
俱增上故於正思擇無堪能故無有
極重慚愧心故若尒何故無不律儀
彼於惡中心不定故又若是處有善
律儀則惡律儀於彼亦有由此二種
相翻立故北俱盧人無受及定及無
造惡勝阿世耶是故彼無善戒惡戒
猛利慚愧惡趣中無故律不律儀於
彼亦非有與勝慚愧相應相違方有
律儀不律儀故又扇搋等如鹹鹵田
故不能生善戒惡戒世間現見諸鹹
鹵田不能滋生嘉苗穢草若尒何故
契經中言有卵生龍半月八日每從
宮出來至人間求受八支近住齋戒
此得妙行非得律儀是故律儀唯人
天有然唯人具三種律儀謂別解脫
靜慮無漏若生欲天及生色界皆容
得有靜慮律儀生無色界彼必非有
無漏律儀亦在無色謂若生在欲界

天中及生色界中除中定無想皆容
得有無漏律儀生無色中唯得成就
以無色故必不現起因辯諸業性相
不同當釋經中所標諸業且經中說
業有三種善惡無記其相云何頌曰
安不安非業　名善惡無記
論曰如是名為善等業相謂安隱業
說名為善能得可愛異熟涅槃暫永
二時濟衆苦故不安隱業名為不善
由此能招非愛異熟與前安隱性相
違故非前二業立無記名不可記為
善不善故又經中說業有三種福非
福等其相云何頌曰
福非福不動　欲善業名福　不善名非福
上界善不動　約自地處所　業果無動故
論曰欲界善業說名為福招可愛果
益有情故諸不善業說名非福招非
愛果損有情故上二界善說名不動
豈不世尊說下三定皆名有動如說
此中有尋伺等名為動故因下三定
有尋伺等災患未息故立動名不動
經中據能感得不動異熟說名不動
如何有動定招無動異熟雖說定中

有欲恚動而業對果非如欲界有動
轉故立不動名謂欲界中餘趣處業
由別緣力異趣處受以或有業能感
外內財位形量色力樂等於天等中
此業應熟由別緣力所引轉故於人
等中此業便熟色無色界餘地處業
無容轉令異地處受業果處定立不
動名又經中說業有三種順樂受等
其相云何頌曰

順樂善非二　善至三順樂　諸不善順苦
上善順非二　餘說下亦有　由中招異熟
及許此三業　非前後熟故　順受總有五
謂自性相應　及所緣異熟　現前差別故

論曰諸善業中始從欲界至第三靜
慮名順樂受業以諸樂受唯至此故
諸不善業名順苦受過三靜慮上地
諸善業說名為順不苦不樂受此上
地無苦樂受故非此諸業唯感受果
應知亦感彼受資糧受及資糧此中
名受有餘師說下諸地中亦有第三
順非二業由中定業招異熟故若異
此者中間定業應無異熟或應無業
以無苦樂異熟果故有餘師說此業

能感根本地中樂根異熟有說此業
不感受果二說俱與本論相違故本
論言頗有業感心受異熟非身耶曰
有謂善無尋業又本論說頗有二業
非前非後受異熟耶曰有謂順樂受
業色順苦受業心心所法順不苦不
樂受業心不相應行乃至廣說由此
證知下地亦有順非二業非離欲界
有此三業俱時熟故此業為善為不
善耶是善而劣若爾復與所說相違
謂善至三名順樂受得可愛果名為
善業應知彼據多分為言此業與受
體性既殊如何說為順樂受等業與
樂受體性雖殊而能為因利益樂受
或復此業是樂所受彼樂如何能受
於業樂是此業異熟果故或復彼樂
是業所受由此能受樂異熟故如順
浴散此亦應然是故名為順樂受業
順餘二業應知亦爾總說順受略有
五種一自性順受謂一切受如契經
說受樂受時如實了知受於樂受乃
至廣說二相應順受謂一切觸如契
經說順樂受觸乃至廣說三所緣順

受謂一切境如契經說眼見色已唯
受於色不受色貪乃至廣說由色等
是受所緣故四異熟順受謂感異熟
業如契經說順現受業乃至廣說五
現前順受謂正現行受如契經言受
樂受時二受便滅乃至廣說非此樂
受現在前時有餘受能受此樂受但
援樂受自體現前即說名為受於樂
受此中但說異熟順受由業能招受
異熟故雖業與受體性有殊而得名
為順樂受等如是三業有定不定其
相云何頌曰

此有定不定　定三順現等　或說業有五
餘師說四句

論曰此上所說順樂受等應知各有
定不定異非定受故立不定名定復
有三一順現法受二順次生受三順
後次受此三定業并前不定總成四
種或有欲令不定受業復有二種謂
於異熟有定不定并定業三合成五
種順現法受者謂此生造即此生熟
順次生受者謂此生造第二生熟順
後次受者謂此生造從第三生後次

第熟有餘師說順現法受業餘生亦
得熟隨初熟位建立業名為順現等
勿強力業異熟果少毗婆沙師不許
此義以或有業果近非勝或有相違
譬如外種經三半月葵便結實要經
六月麦方結實譬喻者說業有四句
一者有業於時分定異熟不定謂順
現等三非定得異熟二者有業於異
熟定時分不定謂不定業定得異熟
三者有業於二俱定謂順現等定得
異熟四者有業於二俱不定謂不定
業非定得異熟彼說諸業揔成八種
謂順現受有定不定乃至不定亦有
二種於此所說業差別中頌曰

四善容俱作　引同分唯三　諸處造四種
地獄善除現　堅於離染地　異生不造生
聖不造生後　并欲有頂退

論曰順現法受等三業唯定并不定
為四是說為善此中唯顯時定不定
釋經所說四業相故頗有四業俱時
作耶容有云何遣三使已自行邪欲
俱時究竟幾業能引衆同分耶能引
唯三除順現受現身同分先業引故

何界何趣能造幾業諸界諸趣或善
或惡隨其所應皆容造四揔開如是
若就別遮於地獄中善除順現無愛
果故餘皆得造不退姓名堅彼於離
染地若異生類除順生受可造餘三
聖者復除順生順後可造餘二異生
不退無次更生後還生下不退聖者
必無還生下諸地故隨所生地容造
順現受造不定業一切處無遮然諸
聖者若於欲界及有頂處已得離染
雖有退位而亦不造順生後業從彼
退者必退果故諸退果已必不命終
如後當辯住中有位亦造業耶亦造
云何頌曰
欲中有能造　二十二種業　皆順現受攝
類同分一故
論曰於欲界中住中有位容有能造
二十二業謂中有位及處胎中出胎
之後各有五位胎中五者一羯剌藍
二頞部曇三閉尸四鍵南五鉢羅奢
佉胎外五者一嬰孩二童子三少年
四中年五老年住中有位能造中有
乃至老年定不定業應知如是中有

所造十一種定業皆順現受攝由類
同分無差別故謂此中有位與自類
十位一衆同分一業引故由此不別
說順中有受業即順生等業所引故
諸定受業其相云何頌曰
由重惑淨心　及是恒所造　於功德田起
害父母業定
論曰若所造業由重煩惱或淳淨心
或常所作或於增上功德田起功德
田者謂佛法僧或勝補特伽羅謂得
勝果勝定於此田所雖無重惑及淳
淨心亦非常行若善不善所起諸業
或於父母隨輕重心行損害事如是
一切皆定業攝餘非定受現法果業
其相云何頌曰
由田意殊勝　及定招異熟　得永離地業
定招現法果
論曰由田勝者聞有苾芻於僧衆中
作女人語彼於現世轉作女人此等
傳聞其類非一由意勝者聞有黃門
救脫諸牛黃門事故彼於現世轉作
丈夫此等傳聞事亦非一或生此地
永離此地染於此地中諸善不善業

於異熟定位不定者此業必能招現
法果若有餘位順定受業彼必定無
永離染義必於餘位受異熟果若於
異熟亦不定者永離染故不受異熟
何田起業定即受耶頌曰
於佛上首僧 及滅定無諍 慈見修道出
損益業即受
論曰於如是類功德田中為善惡業
定即受果功德田者謂佛上首僧約
補特伽羅差別有五一從滅定出謂
此定中得心寂靜此定寂靜似涅槃
故若從此定初起心時如入涅槃還
復出者二從無諍出謂此定中有緣
無量有情為境增上利益意樂隨逐
出此定時有為無量最勝功德所熏
修身相續而轉三從慈定出謂此定
中有緣無量有情為境增上安樂意
樂隨逐出此定時有為無量最勝功
德所熏修身相續而轉四從見道出
謂此道中永斷一切見所斷惑得勝
轉依從此出時淨身續起五從修道
出謂此道中永斷一切修所斷惑得
勝轉依從此出時淨身續起故說此

五名功德田若有於中為損益業此
業必定能招即果若從餘定餘果出
時由前所修定非殊勝修所斷或未
畢竟盡故彼相續非勝福田異熟果
中受最為勝今應思擇於諸業中頗
有唯招心受異熟或招身受非心受
耶亦有云何頌曰
諸善無尋業 許唯感心受 惡唯感身受
是感受業異
論曰善無尋業謂從中定乃至有頂
所有善業於中能招受異熟者應知
但感心受非身受必與尋伺俱故
諸不善業能感受者應知但感身受
非心以不善因苦受為果心俱苦受
決定名憂憂非異熟如前已辯有情
心狂何識因處頌曰
心狂唯意識 由業異熟生 及怖害違憂
除北洲在欲
論曰有情心狂唯在意識若在五識
必無心狂以五識身無分別故由五
因故有情心狂一由有情業異熟起
謂由彼用藥物呪術令他心狂或復
令他飲非所欲若毒若酒或現威嚴

怖禽獸等或放猛火焚燒山澤或作
坑穽陷墜衆生或餘事業令他失念
由此業因於當來世感別異熟能令
心狂二由驚怖謂非人等現可怖形
來相逼迫有情見已遂致心狂三由
傷害謂因事業惱非人等由彼瞋故
傷其支節遂致心狂四由乖違謂由
身內風熱痰界互相違反大種乖適
故致心狂五由愁憂謂因喪失親愛
等事愁毒纏懷心遂發狂如婆私等
若在意識方有心狂復許心狂業異
熟起如何心受非異熟耶不說心狂
是業異熟但言是業異熟所生謂惡
業因感不平等異熟大種依此大種
心便失念故說為狂如是心狂對於
心亂應作四句謂有心狂而非心亂
乃至廣說狂非亂者謂諸狂者不染
汙心亂非狂者謂不狂者諸染汙心
狂亦亂者謂諸狂者諸染汙心非狂
亂者謂不狂者不染汙心除北俱盧
所餘欲界諸有情類容有心狂謂欲
天心尚有狂者況人惡趣得離心狂
地獄恒狂多苦逼故謂諸地獄恒為

種種異類苦具傷害末摩猛利難忍
苦受所逼尚不自識況了是非故地
獄中恣心傷歎猖狂馳叫世傳有文
欲界聖中唯除諸佛大種乖適容有
心狂無異熟生若有定業必應先受
後方得聖若非定業由得聖故能令
無果亦無驚怖超五畏故亦無傷害
以諸聖者無非人等憎嫉事故亦無
憂惱證法性故又經中說業有三種
謂曲穢濁其相云何頌曰
說曲穢濁業　依諂瞋貪生
論曰身語意三各有三種謂曲穢濁
如其次第應知依諂瞋貪所生謂依
諂生身語意業名為曲業諂曲類故
若依瞋生身語意業名為穢業瞋穢
類故若依貪生身語意業名為濁業
貪濁類故

說一切有部俱舍論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